



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

■ 张静

晚饭后带孩子散步,晚风卷着槐树叶沙沙作响,抬头望见天边那轮月亮正慢慢变圆,才惊觉又是一年中秋。记忆开始顺着月光溜回了老家的小院。

小时候总爱追着月亮跑。晚饭过后,揣着妈妈手缝的沙包,或是用自行车内胎剪的皮筋,在月光下和伙伴们疯玩。看月亮在玉米秸垛上晃悠,在后院土坯墙上歇脚,好像总在不远不近的地方跟着,为我们照亮脚下的路。

中秋的仪式感是从妈妈在灶台前忙碌那天开始的。发面在盆里鼓出细密的气泡,面团在妈妈的揉搓中发出

声响,变成裹着红曲、姜黄、香豆绿,沁着胡麻油香味的凉州大月饼,还有孙悟空、老虎、兔子、喜鹊等各式各样的面食玩偶。我总趁妈妈不注意揪下兔子耳朵塞进嘴里,提前尝一口那独属于中秋的味道。

月亮爬得老高时,一张折叠方桌就支在了院里牵牛花架下。妈妈端出印着红绿相间图案的大月饼放在方桌中间,还有爸爸剥的月牙形西瓜,以及平日里不常见的葡萄、石榴等水果。我们搬来小凳子坐在院里,看牵牛花的影子在月饼上晃,听花架下蛐蛐唱得正欢。爸妈指着月亮讲嫦娥的故事,说那阴影是桂树,吴刚总也砍不断。弟弟突然喊:“嫦

娥在动呢!”我们都屏住呼吸看,原来是有云飘过,却衬得那个夜晚的月亮格外清亮。

如今我也会在阳台上支起小桌摆上各种吃食。五仁月饼、豆沙月饼,包装精致得像礼物。还有南方的柿子、北方的苹果,各式各样的水果整整齐齐码在果盘里。一岁多的小女儿跟在大人身后跑来跑去,也会若有所思地趴在窗台栏杆上看着月亮咿咿呀呀。忽然发现,这些精美的月饼里好像少了些什么——或许是牵牛花混着泥土的清香,是小院里蛐蛐不知疲倦的叫声,是爸妈陪在身边时的肆意,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热闹。

但当孩子举起一块月饼,对着窗外的月亮“干杯”时,我心里忽然亮堂起来。我们摆开的不只是吃食,更是一代代传下来的“望月”仪式。就像爸爸当年教我认月亮的圆缺,如今我教孩子看月饼上的花纹;就像妈妈曾把我最爱的面食玩偶分给我,如今我把女儿爱吃的月饼切成小块放在她的手心。

月光还是那样漫下来,落在记忆里的方桌上,也落在如今的阳台上的小桌边。所谓团圆,从来不是定格在某时某地,而是像这月亮一样,缺了又圆,在一代代人的手心里,换着模样,继续发亮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武威调查队)



南丰的秋天

■ 江天

南丰的秋天,总裹着蜜桔的甜香融进回忆里,那香气不是单薄的甜,有着晨露的清润、阳光的暖醇,一闭眼就漫得满心满肺。童年的记忆里,外婆的竹篮就是秋天的信使,每天清晨从桔园回来时,篮沿总挂着一瓣沾着露水的桔瓣,塞到我嘴里时,清甜的汁水能从舌尖漫到耳根。

那时的桔园是我的快乐基地。外婆戴着蓝布头巾在前头走,我踩着她的影子在后头追,桔树的枝叶在头顶织成绿网,漏下的阳光落在满地的枯草上,像撒了一把碎金子。外婆会教我辨认熟桔——要找那些果皮泛着橙红、蒂部带着浅绿的,她说这样的桔“甜得有骨头”。我总急着摘最红的,剥开来却常是酸的,外婆就笑着揉我的头发,把自己篮里最甜的那颗换给我。

南丰的秋天,除了桔香,还有晒秋的热闹。家家户户的晒谷场都成了调色盘,金黄的稻谷铺得像条毯子,桔子要连皮压薄晒在竹匾里,屋檐下都挂着一串串红辣椒和黄玉米。我最爱帮外婆翻晒桔饼,手指蹭到桔内的甜浆,晒干后会在指缝间留下一层晶亮的糖霜。傍晚收桔饼时,外婆会把晒得最干的几个塞进我口袋,嚼起来脆生生的,甜得能当糖吃。

秋分过后,外公会推着二八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“蜜桔集”,车把上挂着外婆缝的布袋子,专门用来装买的新桔。集市上满是吆喝声,卖桔的农户掀开竹筐,橙红的桔子堆得像小山,有人会剥好桔瓣递过来让你尝尝,说“不甜不要钱”。外公总会跟相熟的农户聊上半天,问今年的收成,说自家的桔树结了多少果,最后挑一筐最沉的,用绳子牢牢绑在自行车后座上。我坐在前梁上,小手抓着车把,一路闻着桔香回家,风里都裹着满足的甜。

后来我去外地读书,每年秋天都会收到家里寄来的蜜桔。母亲在信里说,外婆还是每天去桔园,专挑蒂部带绿的熟桔,晒桔饼时总念叨“我家丫头最爱吃”,挑最干的装起来,怕寄到外地受潮。去年秋天回去,老屋的桔园还在,桔树比以前粗了些,枝桠上依旧挂满了橙红的桔子,只是外婆的竹篮换了新的,蓝布头巾也洗得更浅了,她的背比记忆里弯了些,走路得慢慢挪。我们坐在晒谷场的竹椅上,外婆剥桔的手有些抖,却还是习惯性地把最甜的那一瓣递我嘴里,阳光还是像当年那样落在身上,暖得让人想睡觉,桔香漫在空气里,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

如今再想起南丰的秋天,是外婆竹篮里带露的桔瓣,是晒谷场上晃眼的金黄,是集市上爽朗的吆喝声,是藏在时光里的、带着甜香的思念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南丰调查队)

金秋的稻场

上,洒出小小的湿痕。他总说:“晒稻谷要顺着太阳性子来,晒好了,打出来的米才瓷实。”

父亲的水锨挥得有章法,一下下去,谷粒在空中划出金黄的弧线,饱满的沉在底下,空壳被风卷到场边。我学着他的样子扬起木锨,却笨手笨脚把稻谷撒得到处都是。“你这手,还是握笔杆顺溜。”父亲笑着夺过木锨,“上次你说的那个亩产调查数据准不?我们村今年这稻子,感觉比去年产量要高一些。”

我心里一动,忽然明白——父亲掂量的不止是稻穗,更是一整年的阴晴雨晦。抽穗时那场连阴雨,他披着塑料布在田里守了三夜;灌浆期遇着干旱,他凌晨两三点就去渠边等水。父亲从场边的老槐树下拎来水壶,搪瓷缸子磕出清脆的响。“歇会儿吧,”他递给我一瓣西瓜,红瓤上还沾着细密的水珠,“你小时候总偷拿家里的秤,说要称称稻谷有多重,结果把秤砣掉谷堆里,找了三天。”

一笔记录中汇集出来的。

在数据审核中磨炼本领

季报进入收尾阶段,主战场从乡间转至办公室。

屯昌队的“双表联审”机制让我受益匪浅。“数据会说话,但前提是真实准确”,业务骨干慧姐一边操作,一边向我讲解。她耐心的指导我如何从住户系统导出数据,如何在政务平台上进行处理、导入审核模板,又如何精准提取问题清单并跟进整改。我紧跟她的节奏,沉浸在对海量数据的清洗中,体会着从“跟跑”到尝试“并跑”的思维转变。大家在平台上协同作业、共享问题、共商对策,这种高效的团队协作模式让我深受启发。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生命线,此刻的我,觉得这句话具体而深刻。

在“毕业考核”中收获成长

紧接着,我迎来了一次特殊的“毕业考核”——参与新样本点的轮换

■ 李琦

周末的清晨,车子刚拐进乡道,窗外就漫进一股熟悉的气息——混着泥土味道的稻不香。我拎着帆布包往村里走,远远就看见晒谷场上那个黧黑的身影,正弯腰把摊开的稻谷往中间拢。

“爸,我回来了。”

父亲直起身,手背在额头上抹了把汗,阳光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脸颊往下淌,在晒得发白的草帽沿聚成细小的水珠。“这时候回来?工作忙不忙?”他说着,手里的木锨没停,“刚下过阵雨,得赶紧翻一遍,不然要发霉。”

晒谷场还是老样子,水泥地被岁月磨得发亮,边缘嵌着几块松动的青砖。我蹲下身帮他把散落的稻粒归拢,指尖触到温热的谷粒,忽然就想起小时候。那时我总爱光着脚在晒谷场上跑,稻壳硌得脚心发痒,父亲就在一旁挥着木锨,汗珠砸在谷堆

云海旭日

丘冬婷 摄



“入职第一课”

■ 邓志良

八月的伊犁河谷,阳光炙热。

我手中紧握着飞往海口的机票,行李箱里装着崭新的调查员手册,心里有些忐忑。作为国家统计局伊宁县调查队的新人,初涉住户调查工作的我,对这次到海南跟学充满期待。

当飞机掠过琼州海峡,这四千公里的跨越,成为我统计生涯最鲜活的“入职第一课”。

在火热一线读懂民生账本

抵达屯昌调查队的第一天,正赶上

季度报表关键时期。来不及适应环境,我便被编入“季报突击队”——由分管领导带队,业务骨干全力投入。

我跟着同事们走进一户户农家。看他们熟练地与住户拉家常,在看似闲谈的交流中精准的捕捉每一项问卷信息,我心生敬佩。住户调查工作,“累”在奔波,“杂”在项目,“细”在分毫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从下乡收集信息到后续的审核工作,我如同一个小学徒,努力观察、模仿、吸收。

海南的乡村道路蜿蜒曲折向前,而我的思路却渐渐清晰。国家的民生账本,正是在这田间地头的每一次走访、每

雪映翠湖

谭婷婷 摄

